

An artistic illustration of a person with dark hair, seen from behind, wearing a bright red shirt. They are standing in a shallow pool of water, surrounded by dense, dark green foliage and palm fronds. The water reflects the light, creating a shimmering effect. In the background, the silhouettes of other people are visible, suggesting a crowded event.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somewhat somber.

The
Fifth
Year

第五年

陈华

著

生命只此一次，
你愿千篇一律，
还是负隅顽抗？

一场寂寞而喧嚣的成人礼

也许你能飞很远很远，不再回来；

也许你刚展开了翅膀，就遍体鳞伤。但那又怎样？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「第五年」

T h e
F i f t h
Y e a r

陈华

——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五年 / 陈华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6.10

ISBN 978-7-5411-4437-0

I. ①第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25897号

DIWUNIAN

第五年

陈华 著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责任编辑 邓 敏 孙学良
装帧设计 门乃婷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66mm × 235mm 1/16
印 张 18 字 数 330千
版 次 2016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437-0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010-82069336

四年前，没有人看好你的道路，你仍然为自己定下了一生。

现在第五年，众所周知，你不一样。

目 录 · CONTENTS

- 第一章 我们都怀揣着一颗想要越狱的心 // 001
- 第二章 光棍区队 动物凶猛 // 013
- 第三章 默片时代的爱情 // 026
- 第四章 我们还没交手，却像个败兵 // 041
- 第五章 被玩坏了的特务班 // 051
- 第六章 停不下来的出走 // 064
- 第七章 匿名信 // 078
- 第八章 对的感情落在错的地方 // 092
- 第九章 玖初级水平的恋爱 // 102
- 第十章 长江为何如此远 // 118
- 第十一章 梅花山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// 132
- 第十二章 第N起失恋事件 // 146

第十三章 草叶葳蕤 // 160

第十四章 骨干的神秘约会 // 174

第十五章 为了兄弟而战 // 187

第十六章 秀才和艳遇 // 199

第十七章 所有的告别都没有彩排 // 214

第十八章 一艘满载恋情和敌情的海轮 // 225

第十九章 一场难堪又难看的分手 // 236

第二十章 请你坐在我的对面饮下这杯苦酒 // 247

第二十一章 让我在黄昏里为你点上一根烟 // 255

第二十二章 光头季 // 266

第二十三章 骊歌 // 271

第一章 我们都怀揣着一颗想要越狱的心

1

军校的这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它来了。

熄灯前的这20分钟，是一天里少有的神经可以大条一些的时候。新生军训的临时宿舍里，一个很有几分俄罗斯风情的男生，正端着军校发的白瓷盆给大家发苹果。盆里的苹果红红青青，带着水珠子。这间宽绰的男生宿舍，前身该是间教室，目前装下了国防战略系的38名光棍后生。大半男生没在宿舍里，正无组织地自行前往盥洗室冲凉洗漱。固定在宿舍里的人群，休闲方式则土得掉渣。写信的眉眼骚乎乎、心湿漉漉，翻杂志的屏气凝神猛灌鸡汤，练倒立举杠铃的都是有马甲线的，一副吃饱了撑得力气没处使的样儿。最邪性的还是站那儿发呆的，像是刚刚参加完一场葬礼归来，倚着床铺思索人生。

这是1988年的夏天。

呆头呆脑站成一尊塑像的男生叫金默，108名新生里的文科状元。论颜值，金默在男生堆儿里也是数一数二的。他的路子是青年周恩来那式儿的，外形俊朗，剑眉星目，是区队公认的一号美男子，处女座男神。

发苹果的男生叫张学粮，粮食的粮。开学之初的恳谈会上，锦州来的张学粮同学扬着张阳光普照的面孔，深情缅怀了他无比敬爱的大爷爷——少帅张学良。他在台上说得带劲儿，底下大家伙儿都面露迷惘。张学粮同学大鼻子，凹眼珠，俩大眼珠子透着波斯猫的蓝光，明显有混血基因。东北人都有少帅情结，这地球人都知道，只是张学粮同学往人少帅家扑得有点猛，简直都要上炕了。

“嗨，接着！”张学粮挑出个大红苹果，猛朝金默投射过去。金默直挺挺地立在那儿，原本绷得像面弓一般的身子，猛烈地哆嗦了一下，绷得更直了。苹果滚落到了地上，他愣是没动窝。

“那啥，大状元，你能再呆些吗？”张学粮笑了，走过去把那只掉落在地上的苹果捡起来，在自己的跨栏背心上蹭了两蹭，张嘴就啃了一口，“放松些，个大状元！”眼见了金默的那个局促样儿，张学粮又赶紧从盆里取出两只大红苹果，一股脑儿地塞到了金默的手里。

金默红着脸应了声：“谢谢！”

“谢谢！听听，咱这一屋子光棍，就人家金默跟我说过谢谢。那啥，要是我是个女生啊，也一准儿对金默这式儿的朝思暮想、茶饭不思！”张学粮感慨道，“不过就是太拘着了，不如我怪侠老哥洒脱！”张学粮笑嘻嘻的，嘴巴里嘎咕嘎咕地嚼着苹果，朝金默身后的上铺投去深情的一瞥。

人称“怪侠”的绿蓝侠同志，108名新生里的理科状元，而今也洒脱不起来了。三天前，因为一盒磁带，绿蓝侠被新闻系的女生夏春树给撅了个跟头。当着光棍弟兄的面，绿蓝侠颜面尽失，急火攻心，躺在铺位上起不来了，说是浑身疼。病因蹊跷，军校的门诊部也没查出个究竟。

绿蓝侠躺在铺位上做苦逼状思考爱情，军校里立时爱心蓬勃。除了不能给他滚烫的爱情，战友们把能给的都给他了。住在他下铺的金默，主动承担起了打饭的重任，一日三餐准时端到绿蓝侠的铺位前，比百度外卖都靠谱。同学们送的水果罐头，把绿蓝侠的床头柜都塞满了。班主任罗双虎，少校军官一枚，光棍们爱喊他司令。罗司令参加过战，左半边脸上留有伤疤，后遗症是左脸动不动就抽搐那么一下，威严凶悍。狠狠骂过绿蓝侠之后，罗双虎就支使刚刚随军的老婆熬鸡汤，一熬三天，把从农村带过来的3只肥母鸡都给炖了。政委柳云峰，24岁，刚刚留校的中尉军官。小柳是地道的山东小伙儿，骨骼清奇，眉清目秀，长得像个江南书生。为了绿蓝侠的病，小柳求了个老中医来给绿蓝侠号了脉，抓来了中药。没时间回自己的单身宿舍熬药，小柳就在盥洗室里接了个电源，又置办了个砂锅熬起来，于是一条走廊便弥漫着中药的甜苦味。才开业了三天，小柳的中药房就被军训大队长给端了，说是违反了军校用电安全，小柳还在新生大会上被隆重点名批评了一次。

绿蓝侠名正言顺坐起了月子。他那张靠墙的上铺，白天黑夜都垂着军校统一配发的粗尼龙蚊帐，说是怕光。大热天的他还捂床军被，说是怕冷。暗地里大家就笑传绿蓝侠在孵小鸡，也有的说他是被林彪附体了。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这拨学员心里，林彪可是个想篡位要叛国的大奸臣，传说中的他是怕光又怕冷，跟个地老鼠似的。但绿蓝侠却敢替林彪说话，总夸林彪是位战争奇才。除了跟林彪亲，绿蓝侠还爱读些乱七八糟的杂志，铺位底下花花绿绿的成片，内务检查时已经挨过不止一次批。

“不过那啥，我怪侠老哥可是有一样比不过金默。人家金默可是咱区队的金字招牌！咱光棍区队的脸面，全靠他给撑着呢！那些女生，尤其是那个‘刺客’夏春树，望着金默的那个花痴样儿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！”张学粮叨唠着。

入学以来，金默自己都没有想到，他一下成了国防战略系二区队的标杆人物。因他是88级108名新生里的文科状元，班主任罗双虎对他是相当看重，新生誓师大会，直接就点了他的将。不曾想金默一上台，队尾的女生队伍里竟是一派窃窃私语。

“要说那誓师大会，那多严肃的场合啊，咱金默一登台，立即就放倒一大片呢。那8位女生，整个就是集体昏迷啊！下来以后，知道她们咋说的吗？——‘哇，台湾话啊，真是太有味道了！’你们别笑，这可是‘国军’苏小青的原话。‘刺客’夏春树呢，眼睛一横，急红眼了——‘这个叫金默的男生，标准的男一号啊！他不考电影学院不去戏剧学院，跑这军校干吗来了？’听听，这可是夏春树的原话。那夏春树平日里看人，都是眼角发功，嗖嗖嗖，一连串的暗器。这对金默啊，绝对是温柔一刀。是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……哎哟！”张学粮正要唱起串烧歌的当口，突然猛弯腰蹲在了地上，大鼻子抽搐两下，“哎哟哟，我这脆弱的臀部！玖哥，你能不这么祸害我吗？”

张学粮嘴里跑着的火车，在挨了男生孟艳玖一脚后紧急刹住了。孟艳玖是区队年纪最大的男生，来自沂蒙山老区，家境贫寒。他家里兄弟姐妹共6个，孟艳玖是老大。玖哥打小跟一位和尚练过武功，身姿轻盈、腿脚灵便。这个沐风浴雨饱尝忧患的后生，偏偏生着一张嫩生生的娃娃脸，还特别孩子气，动不动就爱飞起长腿给谁一下。因是“艳”字辈，他的名字难脱几分脂粉气，这令他很有几分苦恼。好在兄弟们都爱喊他玖哥，没怎么费劲就把那个“艳”字给过滤掉了。

“我那亲娘！你身上火大，得给踢出来！学粮，不是我说你，让你跟我练练武消消火吧，你还不应。总拿女人说事儿，不要非死不说，伤肾哪！”玖哥语重心长。孟艳玖拿过县里的散打冠军，对健身习武是有发言权的。

“不是我说你啊玖哥，你能不能先把你那大葱味的英语给好好戒一戒呢？脸的英语是‘非丝’，不是‘非死’！说过多少次了啊。”张学粮还击道。

屋子里的男生笑开了，只有金默不笑，站在那儿若有所思。

“金默，赶紧吃苹果，该洗漱洗漱，总戳在那儿不累啊？”孟艳玖招呼着，在金默肩头轻轻地拍了一掌。

金默激灵了一下，赶紧把手里的苹果放到了床头柜上，想想不对，又都抓起来，捧到了绿蓝侠的铺位前。他在迅速对宿舍做了全方位的扫描后，确定没人注意

自己，才小心翼翼地撩开了蚊帐的一角，把两个苹果一股脑儿地都递了进去，而后把蚊帐拽拽，掖好了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下铺，是金默自己的铺位。军校统一配发的白床单，白得晃眼。床尾放着床草绿色的叠成豆腐块的军被，斧劈刀削，有型有款。内务评比，金默总是第一。不久，男生们就有了议论，说金默是个怪人，军校发的白床单，他一次都没用过，所以才像刚刚发下来的时候一样洁白平整。

金默侧耳细听，熄灯前的晚间音乐还没有响起来。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？他皱皱眉，像是有几分急躁。金默从床头柜里取出一床粗布床单来。床单很厚实，土黄色的底子上织着蓝格。粗布床单的馈赠者，正是睡在他上铺的兄弟，人称“怪侠”的理科状元绿蓝侠。

时间还早，金默只能从床底下拽出个小马扎来，放到床铺边上的床头柜前，手里捧上一本《军校新生内务条例》，正襟危坐，貌似目不转睛地读起那本小册子来。

“吃水不忘挖井人呢！哪回都是我们向武兄弟请客啊！那啥，弟兄们可是沾了向武的光了，享受的是高干子弟的特殊待遇！还剩俩苹果，谁还要，举手！”张学粮嘴里叼着吃剩的小半个苹果，四下张望。

被张学粮挂在嘴上的向武，此刻正靠在墙边练倒立。光棍区队里，除范豫中外，向武也是名体育特招生。但向武这个体育特招生跟范豫中是两码子事儿，老范可是县级长跑冠军。都传向武的爹是位总部的大首长。这军训才半个月，已经有三四拨人来看过向武了，都是他父亲在野战部队的战友。慰问准军官的苹果、梨、葡萄啥的，向武一个不剩地都给贡献出来了。

向武被张学粮歌颂得没法继续倒立了，身子晃晃，差点人仰马翻。等站定了，向武涨红着脸，嘴巴张了几下，最终没说出话来。这个有着小麦色皮肤的帅小伙，眼珠乌黑锃亮，除了腼腆之外，给人的感觉很是拘谨。其实呢，训练场上真疯起来，他也是挺有股子蛮劲儿的。只是大多时候好像没放开，自个儿老绷着。没法子，一顶后门兵的帽子，搁谁脑袋上都老沉老沉的。眼前向武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干脆端上军校发的白瓷盆，去盥洗室冲凉了。

“哎呀，一平啊，你这又写上了。这两天一封你来我去的，要坚持下来还真需要毅力呢。那啥，你这口琴，有年头了吧？看这绿漆都掉了。”张学粮的苹果没发完，于是游到了一个趴在床头柜上闷头写信的男生身边。

床头柜上摊着信纸，一把草绿色的口琴压在信纸边缘。信纸正中，放着张黑白照片。照片上，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子立在一株白色的梨树下，白衫黑裙，巧笑倩

兮，朴素中有一种别样的温婉动人。

“啧啧，韩雪是吧？咱弟妹！瞅瞅，水葱似的，跟林黛玉一样样儿的。”张学粮点评道，随手把照片捧在手里细细观摩。

卢一平，来自西北小城的青年，肤色黝黑，胳膊腿儿都黑。卧蚕眉，大眼。平日里卢一平的话不多，威武不屈的架势，让人感觉不好亲近。吹口琴的时候，卢一平却是格外温柔的，深情款款，柔情似水。卢一平不爱笑，可笑起来却格外好看，一口白牙一晃，是诱人的性感。军训半月，两天一封情书的频率，令卢一平成了光棍们羡慕嫉妒得牙根儿发痒的人物。

“姑娘正经不赖，就是站在这梨树底下，不吉利。”张学粮继续点评道。

卢一平站起身，伸手道：“照片还我！”收好照片，咧了咧嘴，白牙一晃，朝张学粮吼，“滚！”

张学粮并不恼，放了一个苹果在信纸上，而后继续朝前游，停在了另一个奋笔疾书的青年边上。

青年停止了书写，抬起了他油汪汪的脑袋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皱起了眉头：“不能听命于自己者，就要受命于人。学粮，你整天活得像个跑堂的小伙计，不累吗？”

张学粮把最后一个苹果递了过去：“秀才，你的话我完全不懂啊！怎么，这又写上公文了？”

“好好读读这本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，你就懂了。”蔡明亮晃了晃手里的一本书，“尼采的书，值得读一生。再有，这叫——推材料，不叫写公文。学粮，有点专业素养好不好？”蔡明亮正色道，手举张学粮递过来的那个苹果，冲着灯影照照，到底没往嘴里送。

秀才蔡明亮是典型的书生样儿，溜肩膀，细胳膊细腿。一双单眼皮的细眼睛，躲在一副金丝边的眼镜后面。那双眼看人的时候眼皮半张半合，半梦半醒、迷离悱恻，似有几分贵妃醉酒的媚态。蔡明亮自称是正经的书香门第出来的，父母亲都在大学里教书，很有几分无法自拔的高校情结。来军校报到的时候，他身着一件来路不明的T恤衫，前胸后背都写着四个红艳艳的大字“北京大学”。开学前军装还没发下来，蔡明亮就顶着身前身后的“北京大学”溜光水滑地在校园里晃荡。直接的后果就是不断有人捎话给光棍区队的弟兄，说是要会一会这个来路不详的北大冒牌生。以武会友，和他好好切磋一下武功。好在很快发军装了，蔡明亮才没被暗中的敌人打得鼻青脸肿。

开学这半个月，区队的工作总结，新训情况汇总，新生里的好人好事，都是蔡

明亮亲自执笔完成的。官话管这类文章叫“材料”，写材料不叫写，而叫推，“推材料”。这“推材料”可是名堂大了，凡是考核和提拔干部，材料报得好，那是最容易得到领导赏识和晋升重用的。班主任罗双虎从野战部队调到军校前，吃够了不会自我宣传的苦头。这一来军校，就想着要痛改前非重新起航。可在“推材料”上，他是一贯找不着北。政委柳云峰本科毕业后刚刚留校，这种公文类写作也不是很上手。罗双虎原本抓了区队新生里的文科状元、自己的小老乡金默的差，偏这小子执拗得厉害，说是写不出这类假大空的官话来。

蔡明亮的兴趣并不在“推材料”上，他的偶像是哲学家尼采，他狂热地热爱着哲学。蔡明亮手上的一本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了，平日里他满嘴都是尼采语录。若是有人问蔡明亮，这书里写的啥啊，蔡明亮的回答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：“上帝死了！……人之伟大，在于其为桥梁而非目的；人是一根绳子，系于禽兽与超人之间……”听得人头皮发麻迅速绕行。男生们给蔡明亮起的第一个外号就是“查拉图斯特拉”，可念起来着实拗口不说，嘴皮子不利索的还说不清楚。于是，给他安了个“秀才”了事，也算中国本土化了。

“秀才啊，这开学才半个月，咱怪侠老哥就因为个女人趴下了，一平也是一头扎到温柔乡里拔不出来。可我观察吧，就你秀才纹丝不动。那啥，你不是有啥难言之隐，对女人不感兴趣吧？”张学粮觑着脸问道。

蔡明亮眉头一紧，呼啦一下站起身来，床头柜上的纸张落了一地。“男人骨子里坏，女人骨子里贱。”蔡明亮气哼哼地说出了这句。千万不要以为蔡明亮与女人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他只是在背诵尼采的话而已。

“弄啥嘞？弄啥嘞？谁又欺负我们秀才了？”一个方头方脑方脸膛的后生从门口冲了进来，沙哑着喉咙嚷嚷道。范豫中才冲过凉，脑袋上顶着一圈水珠，说话的时候水珠子直往四下里溅。

白天和夜晚，中原青年范豫中明显是两种戏路。白天他腰板挺直红光满面，穿上军装甚至有几分气宇轩昂。一到晚上，他可不是这番模样了。抠脚丫抠鼻孔挠胳肢窝，打嗝放屁打喷嚏。训练完不冲个澡的话，身上就总有股子分不清是狐臭还是脚臭的味儿。但只要白天来临，体味熏天的魔鬼立即变身完美天使。要是碰上什么场合的话，范豫中更是像打了激素一般，立马旧貌换新颜，连身上的味儿都变成了肥皂和牙膏混合而成的卫生味儿。

被老范这一问，张学粮故作委屈状：“我哪敢欺负咱司令的心头肉啊？我跟秀才是在逗闷子呢！”

范豫中一边收拾着床铺一边道：“我还不知道你学粮吗？你这人吧，俗是俗

点，可好在不装。要说咱都老大不小了，谁也别装。整天装得跟高仓健似的，把自己当圣人供着，累不累啊？”范豫中说完，用眼角的余光狠狠地扫射了一下边上的金默。

金默捧着手里的小册子，像是捧着个地雷，坐小马扎上一动不动。金默的耳朵虽然一直竖着，可他并没有接收到老范的侧面问候。晚间音乐终于响起来了，他先舒了口气出来，腾地一下起身，收好小册子，蹲下身去床头柜里取了几件换洗衣服。

“怪侠老哥，再援助兄弟条裤衩呗！”

也就在这当口，金默身边突然有人喊了这么一嗓子。不知何时，一个人仰脖踮脚，竟已经来到了绿蓝侠的铺位前了。

金默噌一下起身，望见了少帅的后人张学粮。

2

军训开始，新生们大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绷紧了神经，处处表现自己。从河南有名的贫困县考来的绿蓝侠则很快崭露头角脱颖而出，成了众人里的一个“怪侠”。队列里，绿蓝侠经常会走成顺拐，或者干脆把前面同学的胶鞋踩掉一只，引来同学们的一片笑声和军训班长的一通狠批。队列里绿蓝侠频繁掉链子不说，内务水平也像是过山车一般忽高忽低。内务检查时，在绿蓝侠的铺位上出现的最不堪的场面就是，军被松垮成一团面包摊在了床上，地上的鞋都不安分，没有一只是跟原配老老实实待在一起的，并且一律臭烘烘。绿蓝侠的家在农村，四省交界处，属河南，是那种穷得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的地界儿。从穷乡僻壤出来的绿蓝侠脑袋格外好使，他的高考物理是拿了满分的。

入学后绿蓝侠爱上了叹气。他叹气时一声长一声短，声音粗重沉厚，像是地里的老农在为被蝗虫祸害了的庄稼发愁。这样叹了两天后，绿蓝侠被国防战略系二区队的班主任罗双虎找去谈心。请注意，是谈心而不是谈话。虽然两者都是军校生活极其重要的部分，却有着本质的区别。谈心是革命队伍里上下级之间、同志间的心得体会互换，经验情感交流，你来我往犹如春天一般温暖。而谈话就有了居高临下的意味，针对的是革命阵营里犯了错误的同志，一问一答间就有了秋风扫落叶的那一份肃然。

一上来，绿蓝侠就亮明了态度。他说要转学，不想在这文科军校里瞎耽误工夫，他要转到炮兵学院或者陆军学院去。“你这才来几天呢，屁股还没坐稳呢，就

这么折腾！这军校里头，你跟我说说，有谁转学了？少啰唆，你这个新兵给老子当好了再说！”罗双虎说话时生着气，左半边的面孔猛然抽搐了几下。

谈心归来绿蓝侠立马不再叹气了，却改成烙饼了。他那瘦瘦长长的大虾米一般的身子在铺位上腾挪翻转，怎么也踏实不下来，床板被他压得吱吱呀呀的。不曾想压床板是会传染的，没过两天，周遭都开始吱吱呀呀起来。

绿蓝侠被政委柳云峰找了去，还是谈心。“转学不成的话，俺就退学吧。退学回了家，要么复读，要么俺去南方打工了。不想在这儿瞎耽误工夫。”绿蓝侠表示。

“退学是个大事，从军校退学，一般都是因为政治或者身体的原因，你并不符合条件。我们的军校并不是十全十美，但它也培养了相当一批人才。你现在看着地方大学哪里都好，其实，你是忽略了自己的优势，而去盲目地崇拜他人不存在的优越。外面的世界远比想象中绚丽成千上百倍，可是，问题也是千重万重。你唯一要害怕的，是害怕本身。绿蓝侠同学，你再好好想想，沉一沉，再做决定好吗，我的战友？”政委柳云峰压着嗓子，用声音醇厚的男中音说道。柳云峰，戴黑框圆眼镜，报纸上时有小诗发表，独唱的一曲《小白杨》在市里的大学生汇演上拿过奖。光棍们都看出来了，小柳是典型的文艺青年。

这一次谈心的效果立竿见影，当晚绿蓝侠就住在上铺无声无息起来。饼是不烙了，气也不叹了，只是到早晨起床时，绿蓝侠看人的眼神是直的。晚上冲凉的时候，绿蓝侠幽幽地宣布道，转学不成，退学也不成，下一步，他只有跑回家去了。

“绿蓝侠你个龟孙，别动歪心思啊！你要是真敢跑，老子敢枪毙你信不信？”班主任罗双虎听见了绿蓝侠的牢骚，叉着腰立在走廊上，立即用火炮还击，硝烟滚滚，简单粗暴。

又过了几天，新生联欢会之后，绿蓝侠的眼神忽然就不直了。双目炯炯，春色荡漾，闪烁着爱的光芒。有事没事，绿蓝侠就在宿舍里哼唱起一首英文歌来，是那首《答案在风中飘荡》。这首歌，是在新生联欢会上，新闻系的女生夏春树弹着吉他唱过的。

在来自乡村的白羊座理科男绿蓝侠的辞典里，对女性进行热忱讴歌和热烈赞美的时候，“高级”和“洋气”是顶级的评价。军训开始，与夏春树在靶场上的初次相逢，绿蓝侠天旋地转像是中了爱情的流弹：“我的天哪！这妮子，这枪打得准呢！一枪能撂倒一个鬼子。我的天哪，太高级哩！”在听过夏春树的歌唱之后，绿蓝侠马上启用了他词库里的另一个高端词语——洋气。他满心欢喜地歌颂道：“这妮子脑袋歪着，抱着吉他，边弹边唱。洋气！太洋气了！”

于是，“洋气”而“高级”的夏春树天经地义地成了绿蓝侠心头的女神。绿蓝侠把那首《答案在风中飘荡》的英文歌词和中文翻译都抄到了一个小本本上，只要有时间，他就哼唱个不停，像只聒噪不停的鸟儿，更像个行为古怪的巫师。光棍区队的男生都看出来了，怪侠大哥这是陷入了一场疯狂的暗恋了。恋爱终归是美好的，它像是挽留住了怪侠那颗浪子之心。

3

张学粮管绿蓝侠借裤衩穿，已经不是头一次了。绿蓝侠的爹在儿子考上军校后，起先弄不清儿子究竟是考上大学了，还是去当兵了，再或者去当保安了。村子里20多年没出过大学生了，这一年竟冷不丁冒出俩来。一个是儿子绿蓝侠，再一个是他的本家侄儿绿久让。一开始绿老爹真不敢相信，绿蓝侠出去耍了，他还直眉赤眼地跟人瞎打探。等村支书给家里送来了“光荣军属”的牌匾，他跟着儿子去了省城体检回来，这才算彻底明白，儿子上的是军校，是穿着军装上大学，既当兵又上大学。

俗话说穷家富路，再将就出门也不能将就啊，绿老爹得给儿子配备新装备。他先央求村头的裁缝田寡妇给儿子做了一打花布裤衩。村子里的穷人家，小孩儿们打小都是夏天光着屁股耍，寒冬腊月光着腚直接穿棉裤。如今去了部队，可不能再光腚了。尤其对没娘的绿蓝侠，他当爹的必须拿出当娘的心思来疼。绿蓝侠上头有7个姐姐，由小到大，他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，都是捡姐姐们穿剩的改改再穿。绿老爹寻思，这军营里整天打打杀杀，汗一身泥一身的，裤衩这东西不能缺。哪儿都能湿，裆可不能潮了，影响生娃。

要说这裤衩还真做对了，南京的夏天又潮又闷，衣服洗了总是半湿不干的。有了这12条裤衩，绿蓝侠的军裤里啥时候都穿着干干爽爽的裤衩。并且，还有力地支援了来自东北的兄弟张学粮。

张学粮来军校报到的时候，带了只家乡的沟帮子烧鸡来。本来是带给军校招生教员的谢师礼，但眼见了军校巴掌大的操场，局促得透不过气来，心里头对招生教员的感恩之情立即转变成了愤慨之意，觉得自己跟被拐卖到山里的绝色女子是一般遭遇，真是欲哭无泪。等和绿蓝侠在宿舍里一碰面，两个人就一起控诉上了。

张学粮豪爽地拎出那只因长途颠簸快要变质的烧鸡，叫了绿蓝侠一道，就去了军校的小吃部。两个人点了两个凉菜，一人一瓶啤酒，把那只烧鸡撕巴撕巴就给吃了。当夜张学粮拉稀跑肚不止，一次次跑卫生间，基本上没睡个整觉，而绿蓝侠却

安然无恙一夜安眠。烧鸡吃到绿蓝侠嘴里，裤衩就穿到了张学粮身上。从此仗着同啃了一只沟帮子烧鸡的交情，张学粮总是觑着脸管怪侠老哥借裤衩。这事一般人遇见都会有点硌硬，可绿蓝侠却是有求必应，话也说得一往情深：“几条裤衩算不得啥，拿去穿吧兄弟。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裤衩。老婆俺还没有，裤衩倒有一打。”

4

绿蓝侠的铺位前，张学粮仰着个脖，一手端着个白瓷盆，就要去撩上铺绿蓝侠的蚊帐。

“不许动！别动！”金默想都没想就冲将了上去，如一位拦惊马的英雄一般，伸手拽住了张学粮那只伸向蚊帐的手。只听见咣当一声响，张学粮手上的白瓷盆跌落在地。

好大的动静啊。绿蓝侠的铺位上，蚊帐低垂，纹丝不动。

“咋了？金默！你这是要吓死谁啊？”张学粮面露惊异，“我大哥也不是在坐月子，怎么就不能叫他一声了？大哥，大哥，怪侠老哥，怎么你也不应一声啊？”张学粮顾不上捡地上的脸盆，绕开了金默，又朝绿蓝侠的铺位上扑。

“学粮，裤衩我借给你！”金默斩钉截铁。

“那不成！我穿我怪侠老哥的裤衩，都穿出感情了，就爱穿他家的。纯棉布，透气，敞亮！”张学粮厚颜无耻，继续往前凑。

金默死死拽住了张学粮的一只胳膊。

“金默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那啥，我胳膊都给你拽出红印了。”张学粮急了。

金默不挪身，把张学粮的另一只胳膊也给拽住了。

“要说一晚上，都没听见怪侠一点儿动静。怪侠不会是中暑了吧？”男生许亚军嘴里啃着个苹果，赶过来了。

长春籍男生许亚军大块头，也长着个大鼻子，除了眼睛不凹，基本就是个大号的张学粮。

此刻，宿舍里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聚到了绿蓝侠的铺位上。

“是啊，我也正奇怪呢。平日里怪侠老哥在铺位上躺着，嘴里的话可多了。今晚上吧，他咋连泡尿都没出来撒呢？不会是热晕过去了吧？”张学粮赶着应道。

“绿蓝侠好好的！”金默涨红着脸说，声音铿锵，画风突变。

“我那亲娘！大家都散了吧，看这闹哄哄的，回头再让主任骂咱们！怪侠还能有什么情况？活着呢。”玖哥过来帮着打圆场。

“不对。肯定不对。这都乱成一锅粥了，我老乡怎么不应一声呢？就是千年老龟还得爬两步呢。怪侠他不会借机金蝉脱壳展翅高飞跑了吧？”人群里，范豫中的猜测引来一片笑声。

“你们别围着起哄了！有病！再来劲儿，送625医院了啊！”小个子毛爱竹走到人群中间，先把张学粮往一边拉扯，“少帅家的，快散开了，散开了啊。”

来自湖南老区的毛爱竹，身材并没有如竹子一般高挑飘逸。小毛是区队里个头最小的男生，身高远远低于军校的基准身高1米72。在一群玉树临风的军校男生中间，他对自己的身高非但没有丝毫的自卑心理，还公然宣称：“我要不上这军校，这第二个拿破仑怎么诞生啊？”

小毛能上军校，完全靠的是一股子蛮劲儿。他可是奔波了上百里的山路，一路追踪着招生教员才上成的军校。军校招生有好几关，高考成绩是第一道关，体检就是第二道。小毛的高考成绩，是夺了县里的文科状元的，可就是身高不理想。为了能顺利入围，军校体检时，小毛的爹送了县医院的体检大夫一条烟，求人家把小毛原本1米59的身高改成了1米69。等军校招生的教员见到小毛，小毛还是被淘汰了。军校招生的硬杠杠竖在那儿呢，男生必须1米72以上，双眼裸眼视力0.7以上。小毛不甘心，教员一路招生到哪里，他就追到哪里。在省城的军区招待所，当教员见到小毛蹲在台阶上啃馒头的瘦小身影时，终于动了恻隐之心，把小毛的情况郑重汇报到了军校。经院党委会集体研究，毛爱竹成了88级新生里唯一一个不符合体检指标而被特批入伍的考生。

625医院是家部队系统的医院，专治精神系统疾病的。小毛爱把它挂在嘴上的原因是开学前军校的接站车到火车站接新生，625医院也来接人。都是草绿色的大轿子车，并排停着。小毛心情太激动了，直接就上了医院的车，车快开了才被喊下来。心有余悸之时，小毛自此对625医院念念不忘。

玖哥和小毛的帮衬，令金默怦怦直跳的心一下子安稳了许多。在这间宿舍里，他并不是完全孤独的，还有自己的同志。

“来来来，我给大家念个笑话！”卢一平捧出本杂志，对着一屋子的人说，“都仔细听着啊。”

几个人都有些疲惫了似的，立在了原地。卢一平认真真念起来——

“一个东德工人在西伯利亚谋到了工作，他知道写信会被检查，所以就跟朋友约好了。如果信用蓝墨水写，是真话；如果用红墨水写，就是假话。一个月后，朋友收到西伯利亚来信，用蓝墨水写的。信纸上写着：‘这里一切都好。商品齐全，食物充足，公寓很大，有暖气供应，还有很多漂亮女孩想和我恋爱。不过，这里弄